

情迷劍幻

〔台灣〕卧龙生 著



(台湾)卧龙生著

幻
劍
迷
情

貴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 号

幻剑迷情

[台湾] 卧龙生著

责任编辑：罗兴桂

出版发行：贵州民族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550001

印 刷：省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25.25

插 页：3

字 数：480,000

版 次：1995 年第 1 版 ·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7—5412—0533—8/1 · 185

定 价：26.98 元(全套三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二十章	双头蛇	报仇断臂
第二十一章	六魔煞	卷土重来
第二十二章	多胜少	痴侠丧生
第二十三章	坠鬼谷	误入禁地
第二十四章	交朋友	结识死神
第二十五章	脱苦难	重见光明
第二十六章	闹酒楼	连伤五命
第二十七章	老酒桶	江湖异人
第二十八章	迷路径	夜宿古寺
第二十九章	遵母命	难断情丝

金安药铺

左小凤见他好像不在意的样子，深感奇怪，讶声问道：“你既不让我去，而你一个人又不能去，那你说该怎么办？”

耸了一下肩，岳真不正经的道：“凉拌！”

噘起小嘴，左小凤嗔道：“瞧你样子，知哥，这等事你总怎能莫不关心呢？”

懒懒的打了一个呵欠，岳真道：“谁说我不关心？”

顿了一下脚，左小凤道：“唉呀，别再这样子好不？你说到底去不？”

敛起嬉色，岳真振容道：“小凤，今晚不去了，待明儿你腿完全好的时候再去。”

想了一想，左小凤托着腮道：“也只好这样子了，但愿‘双头蛇’今晚不会来。”

张大了嘴，岳真呵声道：“时候不早了，小凤，你伤刚好，该早点休息。”

说着，又打了一个呵欠。

“我是不打紧，倒是你累了，该早些休息才是真

的。”

左小凤凝眸望着他，柔声又道：“明儿见。”

说了一声，岳真伸手做态解装……

左小凤连忙道声晚安，回到自己房间去。

岳真等她走后，又把衣钮扣上，吹熄了案几上的油灯，和衣躺下。

其实，他并不累，他心里已经打好主意……

他默数着时间，已到了打烊的时刻，他肯定左小凤一定睡着了，便轻轻的下床，穿好鞋子，蹑手蹑脚的走出房门，他摸索着，像耗子般的，一声不响的走过左小凤的房间，走至厅堂。

此时店家正欲关门，一名伙计见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走上前来问道：“公子，您是……”

连忙噓了一声，岳真小声的道：“伙计，别开声。”

楞了一楞，伙计大惑不解……

岳真睁着两眼，虽然他看不见，但样子看起来很不容易让人一眼知道是瞎子，他低着嗓子道：“伙计，别让我老婆知道，我必须出去。”

眨了眨眼，伙计奇怪的打量着他道：“你们是夫妻？怎开两个房间？”

岳真进客栈之时戴着斗笠，所以伙计并不知道他

是瞎子，岳真装出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他轻声道：“这你老哥就不懂了，嗨，快告诉我窑子馆在哪儿？”

哦了一声，伙计道：“原来公子您是要……玩女人？”

“嘘，小声点！”

把食指放在嘴巴中央，岳真装模做样的道：“我是外地来，环境不熟，你老兄现在闲着没事吧？可否帮我带下路？”

顿了一下，补充的道：“不会让你老哥白忙的。”

一听，乐不可支的点着头，伙计笑声道：“没问题，没……”

赶着忙打断他的话，岳真嘘声道：“别让我老婆听到，她精得很哪。”

伙计连忙噤若寒蝉，会意的朝岳真点点头，他转身向柜台边忙着算帐的掌柜低声说了几句，便带着岳真走出客栈。

近似寒冬的夜很慑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打烊了。

岳真亦步亦趋的跟在伙计后头，他虽是看不见，但凭他精湛灵敏的听力，居然也能辩认出伙计所踩的步子，两脚便踏在伙计走过的地方，就和常人走路没两样。

走没几步路，岳真忽道：“嗨，老哥，你停一下。”

停下步子，伙计回身问道：“公子，什么事？”

岳真揣手入怀里掏出一锭银子，他在进入客栈之时，便叫左小凤向掌柜的换了不少的现银，他把银子寒给伙计，笑道：“喏，这是小意思。”

整个眼睛都亮起来了，伙计盯着那锭银子，傻住似的道：“公子，您，您这是赏给小的？”

点了一下头，岳真道：“是的。”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连忙称着谢，伙计接过银子，他那副神情，可真似见了财神爷那般快活。

乐不可支的滋着牙，伙计殷勤的道：“公子，小的为您介绍阿花，她是……”

莞尔一笑，岳真不待他说完，便说道：“不，老哥，我改变了主意，不到那里去？”

一怔，伙计问道：“那，公子爷上哪儿去？”

话声刚落，于街尾转角处正急奔来两人。

距离虽远，但隐约的可听到两人的对话：“马脸长，我这把老骨头真要拆了，再找不到，我可真不管啦！”

“他娘的你别嘟哝个不停好吧？烦死人了！咱已找

了两家客栈，相信第三家吴老弟一定在。”

“再没有，老子一定剥你皮，格老子，假如你昨晚把地点告诉我，也不会有现在的狼狈样子。”

“唉呀，老家伙，我认错了好不？别再有个没停的，耳朵都给你嘈聋了！”

两人跑得很快，话声刚完，已要接近岳真。

岳真的心弦蓦地紧束起来，他太兴奋了，听那声音，不就是那对憨宝——“憨侠”和“剑痴”吗？

岳真喜出望外，连忙扬手道：“姜老伯，关大哥，我在这里！”

“啊！那不就是吴老弟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憨侠”首先发现岳真，他欢欣的呼叫着。

继而“剑痴”也扬声叫道：“小子，原来你在这里，可真找苦了我哪！”

两人加紧脚步，闪电般的跑到岳真跟前，他们喘息着，虽冷风嘶嘶，却满头大汗，显然他们是跑了不少路。

如逢多年故友般的，“憨侠”和“剑痴”道：“他妈的，这杀千刀的没把地点告诉我，我只好照着马蹄走，谁知天又暗，三搅四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喷着笑，“大憨”道：“谁叫你猪头一个，找不到不会在原地等？我回去找你，连个鬼影也没有，幸好我姓关的聪明，回到云台山等，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你呢？”

“你不笨，你不笨。”

气煞的大瞪着眼，“剑痴”气呼呼的说道：“如果你老子不回云台山，你再等十天，看能否闻到俺放的屁？”

岳真真拿他们不得，连忙从中道：“总算你们回来了，我可真望眼欲穿。”

那名伙计不知是站得不耐烦，抑是趁此拉一票生意，他哈腰浮笑道：“公子，您何不请两位大爷同至贱舍一叙。”

岳真想了一下，道：“老哥，我们呆会再回去，你请先行吧。”

伙计连忙说道：“不不，公子爷您千万不可误会小的意思，我并非不乐意带您去……”

笑着打断他的话，岳真说道：“我两位朋友是认途老马，不用烦您老哥大驾了。”

楞了一楞，伙计呐呐的说了一声，他显然是被搅迷糊了。

岳真又道：“我们可能稍晚回来，到时有劳你老哥开门啦。”

“那自然。”

伙计谄笑着道：“愿公子玩得痛快。”

说着打了一揖，便举步走去。

岳真忙又叮咛道：“别告诉我那浑家。”

“知道了。”伙计大声回道。

等至伙计走远，“憨侠”大惑不解的道：“浑家？老弟，你什么时候成亲的？”

岳真笑了两声，道：咱们到金安药铺去，路上说与你们听听。”

楞了一楞，“剑痴”道：“到金安药铺干嘛？”

“路上说与你听。”

岳真说着，转首向“憨侠”道：“烦你大驾带路了。”

握住他的手掌，“憨侠”耸了耸肩道：“我不懂你在搅什么玩意！”

于是，他们三人一行便缓缓的朝金安药铺走去……

原来岳真早就打定主意今晚要潜至金安药铺看个究竟，但苦于左小凤伤情未完全好，所以不愿她同往，但他一个人没人引路，苦于难行，便想出要伙计

带路，他之所以不愿左小凤知道，是免得让她担心，而对伙计故作姿态，无非是顾虑客栈是人多耳杂的地方，他不愿引起有任何人的注意，而又导致像“阴阳使者”的那般麻烦，这就是他目前抱的宗旨。

乍看之下，岳真似是显得有些做作和杞人忧天，事实上这便是他胆大心细的地方，真堪算是个老江湖了。

而“憨侠”和“剑痴”至金安药铺之时，发现岳真并不在那里，兜着满肚子狐疑找到镇上来……

“憨侠”甚是气愤的道：“他妈的，那里的狗爪子真是气势凌人，硬是把咱给赶狗般的赶了出来！”

“剑痴”也火怒的道：“这就是今夜我们要去的原因了。”

眨了一眼，“憨侠”道：“你以为‘双头蛇’今夜会来吗？”

岳真点头道：“我想是的。”

此时距金安药铺不远了，他们见四下无人，便展开轻功术，三人的身形像电般的迅快，像猫般的灵捷，只一弹指，便已跃上金安药铺的屋宇上。

甫一跃上，他们已清晰的听到兵器的撞击声。

“已经干起来了！”

“憨侠”伏着身子，压着嗓子道。

凝眸四顾，“剑痴”小声道：“噢，那边，在那边。”

说着，一弓身，身子像箭般的掠过庭院，在厢房的屋顶上停下。

“憨侠”忙不迭拉着岳真跟上去。

只见在郎下，两条身形正激烈的互相来往着。

其一正是那中年妇人，她手中一把金光闪闪的长剑，正舞得呼呼声响，力敌一名年约四旬以上，身着黑色劲装的中年汉子。

那名中年汉子五官端正，手中持的也是一把至少有两尺来长的利剑。

他们打得很激烈，四周站着手持刀剑的家仆和奴婢，那叫琴儿的紫衣少女站在不远处，全神倾注在两人的格斗里，谁也没发现在这一刹那屋顶上多了三个人。

屏住气息，“憨侠”道：“那大概便是‘双头蛇’啦，老弟，咱们是否下去？”

凝心静听着，岳真道：“不，大夫本就不愿我们插手，如果大夫不敌之时，咱再助他一臂之力吧。”

这时两人已打至庭院了。

两人的武功具属上乘，打得有声有色，确是一场

罕见的搏杀。

中年妇人虽不过是一名大夫，但此刻的她判若两人，威风八面，凛凛生气，那柄剑又凌又利，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攻向对方。

中年汉子满脸杀气，更是又狠又毒的朝中年妇人的要害猛攻。

至少有五十招过去了，仍未有胜负，直叫屋顶上的“憨侠”和“剑痴”看得目瞪口呆，他们相顾失色。

不期然的道：“噢，大夫原来是深藏不露啊，咱万万不是她的敌手，而那厮竟也如此身手，老弟，只怕咱也都不是他的对手。”

淡淡一笑，岳真低声道：“这可能就是大夫不愿我们插手的原因，无济于事啊。”

忽然，那名中年男子一阵狂笑，大声道：“积了二十年的恨，二十年的血，今天，终于可一偿宿愿啦！”

“憨侠”和“剑痴”连忙转目望去——

只见那个中年男子忽地腾起七、八丈来高，在空中斜斜的掠下，这当中，那闪闪生光的剑刃一个怪异的振跳，蓦然已要抵进中年妇人的心窝！

“憨侠”和“剑痴”看得心头大骇，中年妇人虽是一阵急闪，但依然被那股剑幕包围着……

“哎！”

一声痛叫，中年妇人左臂上已挂了彩，一阵踉跄，几乎扑倒了下去。

“娘！”

紫衣少女见状，心魂俱裂的叫了一声，扑身前去，扶住中年妇人摇摇欲坠的身子。

紫衣少女见中年妇人一阵痛苦之色，那张娟秀的脸蛋陡地变了样，她悲切的，愤怒的反身扑向那名中年男子。

她咬牙切齿的道：“‘双头蛇’，你拿命来。”

中年妇人见状，大惊失色的叫道：“琴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紫衣少女显然是愤怒极了，她根本没理中年妇人的喊叫，她疯狂的舞着剑，一口气，已攻出了至少有十招以上。

中年男子——‘双头蛇’，他看也不看她，淡淡的，也是很狂傲的说道：“黄毛丫头，你就先到地下为你娘探探路吧！”

话声中，他身子轻盈的往旁滑去，一抬脚，蓬的一声，紫衣少女连他襟角也没沾着，哇的一声，已被‘双头蛇’踢得半天来高！

“琴儿！”

中年妇人惊叫了一声，也顾不得血涔涔的左臂一弹身子，追随而上，抱住翻滚于空中的紫衣少女。

“姓白的，该是你们母女上路的时候了！”

冷冷的发着话，“双头蛇”蓦地一展身形，暴然直上，刷一声，一道银光已直指中年妇人！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陡闻大喝一声，一条蓝影激射而来！

那条蓝影好快的身形，“双头蛇”只见眼前没几寸的地方，两双脚影如毒蛇般的窜过来！

没他考虑的余地，“双头蛇”急忙一吐气，已使出“千斤坠”身法，只见他猛然一降，落至地面，堪堪的让过那双腿影，自然，中年妇人也安全着地。

那条蓝影蹿了个空，身子在半空中滴溜溜的打了一个转，倏然不见！

“有种的别走！”愤怒的暴叫着，“双头蛇”猛力一纵，急跃而起！

掠过屋墙，“双头蛇”闪电般的追踪而出，隐约的见到那点蓝影降落在那道路上。

轻落于地，当“双头蛇”看清那蓝衣人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之时，他确实怔忡了一阵子。

那蓝衣人自然是岳真了。

原来是当中年妇人受伤之时，他便想现身掠地，但紫衣少女又扑进场，使得他不得不顿住身形，而那紫衣少女不过一个照面便被击伤，岳真再快，也只能做到解救中年妇人母女不被“双头蛇”一剑贯穿。

事实上岳真的反应是够快的了，“憨侠”和“剑痴”虽也是有心助中年妇人，但，他俩都被“双头蛇”的罕世武功所慑住，一直到岳真跃出屋外，“双头蛇”追了出来，他俩才如梦初醒，慌慌张张的掠射出来。

两人停落在岳真身旁，见岳真无恙，这才放下了心。

岳真所以跃出屋外，完全是为了屋里头的地形地物不利于他。

从头到尾，细细的打量了三人之后，“双头蛇”怒不可遏的道：“你们，报个万来！”

“憨侠”挺了一下胸脯，道：“人称‘憨侠’是也！”

“剑痴”捂了一下鼻子，也道：“‘剑痴’便是老夫。”

怒目瞠睁，“双头蛇”伸手一指，道：“小子，你呢？”

淡淡一笑，岳真道：“我正想问你呢？”

一怔，暴然色变，“双头蛇”怒笑道：“好个猖狂小子，来来，让我‘双头蛇’数数你几根硬骨头！”